

內閣奏題稿

內閣奏題稿卷之四

題減織羊羝二月初八日謹

題臣等先蒙 發下織染局僉書御用監太監柳
用等一本欽奉 聖諭行陝西織造羊羝奉

聖旨是工部知道後又蒙 發下工部一本爲織造
事令臣等擬票竊思織造羊羝袍服 先朝已行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乃始傳 諭織造此臣子所當

奉行之不暇者而工部乃有此請蓋因工部左侍
郎沈思孝二年前巡撫陝西親見陝西地方火酋

猖獗於甘涼孛賊反叛於寧夏地方極其殘破錢糧耗於轉輸庫藏已稱匱竭矣加以災沴洊臻荒蕪益甚民不聊生是官民俱困之時也若一旦加之以一百六十萬之織造豈惟民力有所不堪而官帑亦不能給雖有該部料價等銀歲不過二萬餘兩以有限之數而供莫大之工其何能濟臣等見其言之懇切而其疏又從中發臣等仰見

皇上之心必俯從其請輒敢擬以減半織造陸續解進又查得萬曆四年織造局傳造袍服段疋因科

臣具奏遠減三分之一七年承運庫傳造袍服段疋又因科臣具奏注減半織造此皆

皇上推心以愛民約已以裕下至今傳頌不替豈於今日而靳其施哉此臣等所以輒敢擬票而請自上裁也臣等竊念袍服係關上用既不可已而陝西民窮財困又不能支伏願

皇上俯從部臣之請將工部原疏發下量從減省行令議處一歲可得銀幾萬兩并發本部料價銀以濟之先將上用之要緊者酌量一歲可織多

少分爲幾運至於次年又計該省銀數并料價銀
可織多少分爲幾運限以幾年方完庶民力易辦
而 上用不缺矣臣等豈敢故違 上意而干舉
小民哉蓋誠知其地方兵荒困苦而不得不爲

君父陳之耳伏惟

皇上賜察臣等無任仰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朕已知道了此織造乃不得已原

數朕已降旨令該部知道

題邊功爵賞

二月十七日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 發下票本內有兵部叙遼東

鎮武堡等處斬獲功次一本據本開載總兵官董

一元旣樹非常之功當加非常之典擬照

先朝曹義焦禮施聚三臣俱沐 封拜之典例擬董

一元封伯爵不世襲此兵部鼓舞邊將作其忠勇

封一人而可以興起各邊將臣也臣等竊思 封

拜大典 朝廷殊恩三臣舊例未及遠考近年以

總兵封伯爵者惟李成梁一人然查其封伯緣由
皆有歷年功次非止一朝積累有漸於萬曆二年
有東州之捷題奉 欽依陞左都督三年有瀋陽
之捷題奉 欽依加太子太保六年有遼河之捷
題奉 欽依加太保七年有海州之捷題奉 欽
依加封伯爵八年有鴨兒醫之捷題奉 欽依加
世襲伯爵董一元初鎮遼東遂奏奇捷平定遼隅
委當重酬然歲非屢積功猶可待遽加封典似覺
稍驟臣等欲遽依兵部所擬恐非 朝廷慎重封

興之心欲不依其所擬恐失兵部激勵將臣之意
昨日兵部到臣朝房商確原有兩擬一照李成梁
東州叙功陞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一照李成梁
州叙功封伯爵臣等竊思封爵大典原係

特恩非臣等所敢輕擬謹具二擬并原本封進請自
上裁伏惟

皇上定奪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請錄用罪廢

三月初六日謹

題臣等於正月十七日蒙

皇上發下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爲罪廢諸臣未敢
朦朧推用懇乞 聖明酌議收錄以便遵行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欲懇恩推用罪廢諸臣固當辨別
錄用但這廝每假公濟私交相結納附和沽忠賣
直市恩偏護黨類有負職業這所奏知道了還候
旨行欽此臣等又于二月初二日蒙

皇上發下輔臣陳于陛一本爲恭効愚忠披陳時政
之要懇乞 聖明採納以光治理事奉

聖旨錄用人才朕已知道了臣等兩奉

綸音不勝欣躍不勝愧赧竊惟我

皇上秉睿知之資擴虛受之量求賢若渴從善如園
豈於罪廢諸臣而故深惡痛絕之耶祇因諸臣多
黨護之私無効忠之實故特抑之以示懲欲其改
而省改耳臣等恭誦 明旨仰見

皇上之心真同 天地肅殺而煦以陽春雷霆而潤

以雨露於諸臣未忍終棄之也臣等於吏部尚書
孫丕揚戒勿再贖恭候 明旨第念考察之後外
官既多缺員而行取諸臣尚未考選一時可爲乏
人因念罪廢諸臣淪落已久思圖報効因而用之
實在此時夫人臣之事君卽如人子之事父爲人
子者久不得於父則必自然自艾號泣乎天而思
以求得乎親爲人臣者久不得於君則必自悔自
悟痛切省改而思以求得乎君此皆君臣父子一
體之至情也

皇上謂其假公濟私沽名賣直相與附和納結臣等
豈敢謂無其人然其間亦有未盡然者豈無業有
官守而自盡言責者乎豈無激發忠義而思欲自
獻者乎又豈無偏狃意氣而言或過切者乎又豈
無事體相關而因以連及者乎此其情皆有可原
而不得以槩責之也心術之公私人品之邪正

皇上已洞燭其隱微臣等亦察見其情僞若不辯忠
邪不分玉石而一槩抑之不用不但人才可惜而
禁人於 聖世恐無以開自新之途亦非

皇上用人求舊之意伏望

皇上俯從尚書孫丕揚輔臣陳于陛之請 特頒

明旨着丕揚會同部院大臣及科道之長通將前後
十餘年以罪見廢諸臣公心評品列爲等第實心
爲國言出忠肝而真誠耿介者上也隨分盡職因
事效言而信實無他腸者次也心懷偏黨言多排
擠以消國是者下也又有素行不檢慮難自掩假
建言以蓋其平生而希圖他日進用者此又下之
下者也持此四端而燭照之誰能掩覆上焉者或

還之朝夕焉者或量補之外或暫復冠帶以俟推
用而下焉者姑置之以待他日之論定一一列名
上請 定奪上以彰虛受之懷下以爲願忠之勸
則 朝廷有互用之恩威草莽無終棄之遺佚矣
臣等待罪輔臣世道人才與有關責欽承

明旨敢不敷陳伏惟

六十一

聖明垂察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奉 旨擬撰殿試策題

三月十三日謹

題昨該臣等以 殿試策題上請 御製伏奉

聖旨卿等撰擬來欽此茲臣等欽遵恭擬臣仍親書
上進伏乞

聖明裁定仍乞 密封發下臣等令中書謄寫進呈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慎 二柄以
馭寰宇庶幾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
英主以投戈講藝選士弘文爲美譚而周公訓克

詰召公誠張皇顧諄切於成康邳隆之際豈世亂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攸重歟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函夏

成祖文皇帝驅蕩胡氛於鏖哉旣以神武之畧爲萬民請命廼禮賢置館卽當締造之初延儒直閣亦在臨御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蓋規摹宏遠矣

列聖祇紹 謨烈顯承迨於朕躬嗣音丕緒光撫太

平之業且二百三十禩餘威懾乎四裔方內安於
覆盂而譚者廼謂今文具太盛武備寢弛試舉其
槩如京師禁旅春秋教練嚴矣而冒蠹猶未清何
以壯居重之勢諸邊戍卒主客供億煩矣而行伍
猶未實何以張撻伐之威至於中外府衛綱維秩
然縮符襲組材官非乏也而闔鉞偶虛動稱無將
列屯坐食冊籍具存也而萑苻竊發輒苦無兵其
弊安在意者人情狃於宴安而法制隳於積習非
大爲振飭不可歟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中

國之長技五者有因府兵之壞作原十六衛者有請與大臣論武於朝舉忠謀之士委之邊任者有以選勇果習獸鬪爲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熙洽之後鯁鯁於經武保邦籌慮甚遠又或謂安邊捍盜必先治內謂無兵無將繇朝廷三弊者豈根極之務更有在歟抑謀之廊廟修之紀綱自可以精神折衝而無煩師旅歟今天下雖稱泰寧而方隅多警斯亦居安慮危之時也朕旣未能舞干而來禱弓而理將欲經文緯武圖修攘之實政以爲長治

久安計則何施而可爾諸士其悉忠摠畫明著於
篇毋有所隱朕且採擇而行焉

四懇致政

四月二十二日謹

奏爲 君恩未報臣力已衰兼聞人言尤宜自省
四懇 天恩蚤 賜放歸以安愚分以終臣節事
臣昨因廣東道御史況上進論臣臣因具疏

上請奉

聖旨朕屢旨勉留日望卿出如何又有此奏今邊疆
多事正賴卿老成運籌且輔弼首臣從來倚任耆
舊何得以引年爲辭朕必不因小臣妄言遂卿去

志宜卽出安心辦事方見報國之忠吏部知道欽
此臣捧誦再三涕淚交下以臣衰庸老臣又被論
列乃屢 聖諭懇惻慰留如此也臣又於邸報中
見 發 廣東道御史況上進一本奉 旨深罪
重罰臣益不勝驚懼臣衰年昧於止足理合譏彈
臺臣風紀攸司言爲職掌

皇上因而罰之是益重臣之過矣臣請

皇上寬上進之罰而臣之當去不啻上進言之而在
臣亦籌之熟矣臣請爲

皇上陳之臣自筮仕以迄於今蓋二十有八年矣其
間偃蹇坎坷殆居其半或投嶺海或歸山林或置
閒曹或居遠地蓋自以爲終身不遇矣不意摧折
之後幸際明時孤逖之踪受知聖主置之左
右託以股肱才乏他長惟朴忠之是守官無寸補
將雅尚之益敦自以爲可幸無過不意迂僻之性
鮮克依違疎直之衷難以瓦合以致議論之際多
所招尤詞色之間尤易取忤立朝未滿五載無歲
不有彈章若非天日之照臨則臣又當負罪而

去不得以一日居於位矣然臣細觀往日諸臣之
疏其所論者或撥拾浮言或指摘時事皆不足以
服臣之心臣因不敢悻悻求去以負

皇上之眷留今觀上進之所論實係臣進退之大節
止足之大分望臣以古人以禮致仕之意臣若再
如前日之淹留則臣之自愛反不如人之愛臣不
惟有愧於古人而求以表率夫百僚亦難矣臣又
聞人臣立朝以忠貞爲大義以廉耻爲美節持廉
者斯能效忠以事君鮮耻者必不能守正以事上

今臣年踰七旬既不能見機早退及聞人言又復
強顏在位是臣之廉節已瘳矣廉節一瘳則凡先
意承志自固寵榮者靡所不爲豈復能以忠義事
上

皇上亦何取於臣而留之耶而臣懼滋甚矣伏望
皇上念臣至情放臣歸里則

皇上之於臣始而錄用其身終能保全其名不致貽
萬世之羞者夫孰非 浩蕩之恩哉臣無任仰

天懇恩之至奉

聖旨昨再旨留卿其妄言的薄處正以安卿之心望
卿速出何乃又欲請去卿平生清節爲國忠勞皆
朕心洞知宜殫竭謀猷勉思圖報務求不負股肱
重託毋得回辭還着鴻臚寺官宣諭卽進閣辦事

吏部知道

請減織造

四月二十九日謹

題臣等昨日接到工科都給事中陳世恩等揭帖
爲財訕民窮織造當節懇乞 聖慈酌賜停減以
裕 國計以紓民困事大約謂承運庫所奏織造
段疋計工價所需用銀當踰鉅萬往歲例外織造
不過三萬五萬未有如此之多者欲乞

皇上俯念財力已訕盡數停免如用不可缺乞減省
緩解其工費一節令工部議處或發 內帑濟用

等因臣等竊詳近日江南連遭荒歉又增備倭養
兵之費民力貧竭委實難支卽當年額辦織造錢
糧有司尚苦追求百姓尚多拖負工匠服役亦多
逃竄百方拮据動稱無措况當此時詘之際復增
例外之工不但民力難堪或恐更生他變伏望

皇上軫念困窮 俯允科臣所請 大賜減免仍下
工部議處工價協濟免行加派貧民庶東南重地
生靈仰戴 聖恩於無窮矣臣等無任仰望之至

五懇致政

五月初二日謹

奏爲感 恩思報揣分難留五懇

天恩早 賜放還以彰 聖明優恤老臣事臣引年

乞休五懇 天恩俱奉 旨勉留又蒙

欽遣鴻臚寺官到臣寓所 宣諭臣具本奏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卽出辦事以慰眷懷

吏部知道欽此臣自念庸劣殘生屢承

天寵雖以愚昧之人處踈遠之地亦思感激思奮況

臣幼受父師之訓素明忠孝之義通籍以來此身已分許國鞠躬盡瘁矢死靡他今

皇上又不以臣爲不肖置之輔弼推誠倚任言聽諫行此誠泰交之會千載一時也若使臣年足以勝其任力足以効其忠臣豈敢潔身求去以負

明時懇疏陳情以違 聖意念人臣事 君以不欺爲主未老而矯飾以求去與旣老而逡巡不去皆欺也臣自二年以來昏億之狀潦倒之態惟臣自知一毫不敢矯飾于 君父之前以自取欺罔之

昔孟軻臣生稟孱弱早年多病繼當強仕猶勉支
持及左遷嶺南三年瘴氣久侵舊病時發安靜則
體覺和平憂思則神輒眩暈朝華晞露蒲柳望秋
臣之不堪勞瘁不意延有今日矣然此自臣一身
而言非臣之所深慮也 國家事有萬機旦夕丞
弼非有精神之識強健之年不足以審幾而致決
而臣以殘年闇識首當其任內有攻心之疾則外
益見從事之難前有崦嵫之迫則後益懷覆餗之
慮此以臣之一身而妨 國家之事實臣之所滋

懼也

皇上英明神斷大法小廉閣臣三人同心輔政如臣
去留全無係于 國之輕重不若免臣于既衰之
日而早用三臣於方盛之年則臣既得以保其終
三臣又得以展其素而 國家之事日以振舉尤
爲臣之所大幸也此皆臣區區微忱發爲家人父
子之言而無一不可與天知者伏望

皇上垂憐早放臣去則臣旣以禮退又荷生還不特

臣之哲而

皇上之所以優禮老臣者更將傳頌萬世無窮矣臣
不勝懇祈候 命之至奉

聖旨昨遣官宣諭日望卿速出主張國事如何又來
控辭卿平生忠義自許正宜鞠躬盡力安得更以
潔身為高朕前見卿精力尚健方以三輔同心佐
政何恐遽去宜體朕意卽出辦事勿得再辭吏部
知道

謝 御札

五月十一日謹

奏爲屢蒙 聖諭恭謝 天恩事臣以庸衰年老

六疏乞休俱蒙 溫旨慰留前蒙 欽遣鴻臚寺

堂上官宣 諭今又 欽遣文書官劉宣到臣寓

所宣

聖諭卿屢疏乞歸朕再三勉留望卿卽出閣辦事如
何日久未出朕念首輔關係甚重軍國大事全賴
贊襄主張卿不可以年老爲辭從來輔臣專任者

舊朕前見卿精力強健自卿輔政以來西討東征
邊疆平定勲勞茂著未及酬卿豈忍言去朕旣信
任老成決無疑貳此後若再有妄言誣詆的朕定
從重究處卿不可預自疑阻特此專遣宣諭卿宜
仰體朕懷速出以慰惓惓之意欽哉故諭欽此臣
焚香叩頭禮畢捧誦再三涕淚交下又蒙

聖諭三臣到臣寓所傳示 眷留至意臣何以而蒙
皇上恩寵至此極矣犬馬尚知報主人臣豈敢負

君況臣受非常之恩眷當場報効之私誠公臣等

過致政之期才匪匡輔之器望既不厭于衆力實
不逮于身引年固其時也但數年以來身當國
事邊境未寧茲奉明旨猶以邊情孔亟時事多
艱倭情西虜播酋爲念猶欲責望於臣臣雖至愚
敢不勉力驅馳同心協贊以副

聖意少俟邊境稍寧國事已定聖懷少舒
容臣再疏乞休

皇上以禮遣臣而臣得以禮求退此臣之所萬幸也
臣無任感激仰望之至所有原奉

聖諭謹遵藏臣寓所以爲子孫傳家之寶除赴鴻臚

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本奏 謝

請復建文年號

九月十一日謹

題今日蒙 發下禮部一本爲

累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 正史事內覆給

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疏乞於纂修正史內將
建文年號議復臣等竊惟建文年號難以湮沒屢
經

先朝諸臣條議及見於諸書紀載皆謂當復但因循

奏陳利
日久尚未舉行茲當纂修正史之時言官因此建
議所據禮部覆疏考訂詳明議論正大似宜

允從以昭 一代傳信之光以協天下人心之公臣
等未敢擅便謹僭擬 票帖一道恭進

御覽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題

再辭甘鎮恩命

十月二十八日謹

奏爲再瀝悃誠辭免 恩命以安愚分事臣等昨

以甘肅邊功伏蒙 聖慈加恩具疏控辭奉

聖旨

云云

欽此臣等恭捧

綸音不勝感激惟遇事加

恩者 聖主之眷循分自守者臣子之義夫閣臣

不與邊功之賞舊矣然先年間有愛之者或以安

攘大績而首論運籌或以綏靖巨功而先推決策

蓋 上示殊褒而下承異寵非可爲典要也若夫

臨陣斬獲首級雖多虜患未除邊疆常事可以輔
弼之臣濫預克敵之賞哉且輔臣職務特綜大綱
督撫兵道之用總兵將官之選錢糧獎賞之給戎
器軍需之請雖得與各部商議而舉行之其款撫
方畧戰守機宜但密謀於帷幄之中耳至於臨敵
奮勇者乃將士之力相機調度者乃督撫之謀條
畫擔當者乃本兵之責遇有失機僨事在輔臣既
不同其罰卽當論功 頒恩在輔臣又何可與其
賞哉况功罪賞罰輔臣日代贊襄若與邊臣均行

論叙則將來或啓扶同掩護之弊恐非 朝廷之

福矣蓋密勿之臣日在 左右以

聖主神明照察於上其勤勞功績何適不可頒榮錫
寵又奚必借邊功以示眷耶此臣等反覆躊躇斷
斷乎其不敢仰承者也伏望

皇上念臣等控辭之非矯收回 成命庶令甲恪守
功賞有定 上無濫予下無濫承而臣等安分効
勞咸可以免於愧矣矣臣等不勝隕越懇切之至
奉

聖旨今次甘鎮大捷非泛常可比賴卿等殫忠運謀
贊襄密勿功當首論原不爲過特加恩示酬宜遵
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定國是並留冢宰

十一月二十一日謹

題臣惟人臣之道莫善於奉公而忘私莫不善於背公而植黨夫植黨之風一行則異同之議遂起而牽連之勢益張要其機則在於爲人上者挽之而已臣觀近年以來朝中之議論太多士人之背向角立蓋已非一日矣蔓延至今日益昌熾其端皆起于丁此呂一事夫尚書孫丕揚以此呂訪單之多而黜之此公心也戎政沈思孝以此呂之素

望而救之亦公心也心本無他嫌隙遂起乃各上
疏求去杜門不出者已半年矣遠近之臣因見大
臣杜門甚久據所聞見疏之章奏各是其是各非
其非衆言盈庭誰執其咎

皇上留中不下臣等若隱默而無言則是非終於不
解而大臣欲出無期揆之國體所損不小伏望
皇上下大發綸音宣諭二臣令其各釋偏私卽出供職
毋得再以疾辭前後進言諸臣亦乞

嚴旨禁誡今後毋得恣意徇私互相排擠淆亂國是

臣等又惟

皇上之居至尊卽如天之運于上而喜怒好惡猶之寒溫慘舒一毫不可偏者且深居九重雖明照萬里而情狀微曖豈能周知若一有不察則喜怒愛惡未有盡得其平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臣等願

皇上操至虛至公之心而於用人也惟其人之可用與否而不必執以成心其聽言也惟其言之克當與否而不必泥以己意公聽並觀詳審精察庶君

子得以獻其忠小人無以售其詐不然矯誣備偽
窺上意以投其私者將紛然不已矣此臣等之
所深懼也臣等僭擬諭旨一道恭進

聖覽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請發章奏

十二月初三日謹

題仰惟

皇上神明天縱 威斷獨持雖 五位尊居而無一
念不在于吏治民生雖 大廷稀御而無一事不
關于 聖衷 宸慮臣等得以將順休美恪修職
業誠不勝欣慶但自今歲以來諸司章奏多有

留中不發者臣等每會部院大臣咸謂政令之行譬
如流水有一䟽之停閣則有一政之窒礙有一官

之曠缺則有一事之廢弛其所關於政體實爲匪
輕卽如吏部侍郎協贊銓衡吏科都給事中糾察
吏弊此皆職任鉅要官之不可缺者如科臣吳文
梓之陞京堂係邊功叙錄奉有 明旨此又 恩
之不宜靳者如 肅府乞封其母臣等已會擬票
進 覽經今一年本府催請數次尚未得 旨都
給事中邵庶郎中高桂之候補半年有餘進退實
爲兩難丁此呂事情刑部擬罪上 請已經月餘
未蒙 允發此外不發章奏尚有臣等不及盡知

不能盡舉者竊考古之王者聽政日必有考月必
有要歲必有會月今十二月天子與公卿大夫共
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蓋當歲事之終必將一歲
所行政令稽覈修飭使百司有所稟成萬幾不至
叢脞此明王不易之治體也今歲行暮矣臣等不
揣愚陋輒敢稱引舊典懇瀆 聖聰伏望

皇上特垂鑒察將今歲 詔中草奏盡數 檢閱悉
付施行使用人行政一無疑滯官得其宜事得其
序即日獻歲發春臣等又當勉竭忠力以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中外臣民曷勝幸甚臣等謹合忱瀝
楸具題

恭進經書漢鑑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二十二年至今所撰

講章除大學衍義俟有成帙另行寫進外謹將易
經夬卦至漸卦一本歸妹卦至未濟卦一本繫辭
上傳一本繫辭下傳一本說卦傳至雜卦傳一本

詩經小雅秩秩斯干起至謂爾遷于王都止一本
小雅旻天疾威起至鐘鼓欽欽止一本通鑑纂要
孝景皇帝元年起至三年正月詔勸農桑止一本
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起至東越王餘善反止一本
元封元年起至太子弗陵卽位止一本孝昭皇帝
始元元年起至立皇后許氏止一本孝宣皇帝本
始元年起至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止一本
類寫裝潢 進呈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効忠之誠謹具題

再收降謫科道部屬官

十二月二十七日謹

奏爲朝臣譴謫數多閣揭未蒙 批發懇乞

聖明寬恩開霽以全政體事臣等竊聞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謂其能格心正事務引君於當道也在
昔唐虞盛世君臣之間都兪吁咈可否相濟情義
孚信若家人父子是以上下交而政治隆今臣等
幸際 堯舜之君愧匪臯夔之佐待罪密勿精誠
莫能格 天惟有夙夜自愧而已近者

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嚴旨切責一時
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大小
臣工肅奉天威無不跼蹐震恐臣等於本月十
三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於二十二日具揭伸救
一次俱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
救雖荷批發而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爲駭然
咸謂自

皇上臨御以來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卽

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

躬受 恩最深當 朝廷如此大舉動不能先事
挽回尚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密勿之地固
當以潛消默諭爲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爲功但
兩揭懇情未蒙 允荅匪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
卽臣等自省叨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
乎夫 朝廷之上 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
道諸臣耳目也今 天威屢震南北臺省摧殘已
甚耳目傷矣耳目旣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充冀
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臣等又惟太平之朝和

氣融洽海寓清寧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
告一語牽逮追責苛嚴一事謬誤譴罰無已舉朝
皇皇重足而立恐非所以彰清明之象養和平之
福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齊 天威普垂 寬宥
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有顏
面而可以盡忠補過思爲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
惶恐戰慄之至奉

聖旨卿等昨所奏揭狀已悉覽了且此責處乃爲兩

衙門食祿忘君不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尚念言官
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又來救激這所奏朕已知
道了姑着還尊新旨行吏部知道

內閣奏題稿卷之五

辭甘鎮大捷加恩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謹

奏爲恭承 恩命殊常披瀝懇辭以安愚分事二
月十六日接得吏部咨奉

勅諭 勅吏部甘鎮大獲奇捷朕心嘉悅內閣輔臣
殫力運籌忠勲茂著茲特加恩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志臯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賞銀八

十兩綵段四表裡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位加
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廢一子中書
舍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陛一貫各加太子
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各廢一子入監
讀書還與位各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裡都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等感 隆恩
之橫被均竊光榮揣微分之難堪輒摠懇悃仰惟
皇上福德如天 神威遠震甘肅一鎮兩奏奇功斯
實 九廟覃庥三靈協佑卽封疆力戰之士未可

言勞況惟惺持議之臣首當濫賞乎舊年甘肅之捷曾荷 恩數下頒尋卽控辭幸蒙 矜允具時臣等疏中嘗請 勅下兵部以後功次不必再叙閣臣不意今次又復首叙臣等 宸衷軫記

綸諭特頒懋賞榮施出於意望仰見我

皇上崇重輔弼之任優獎密勿之勞 異眷洪慈

天高地厚臣等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但揆諸分義實有萬萬不敢當者夫閣臣不預邊功之賞考諸舊規亦非槩不受也或以平定首亂而地方底寧或

以擒獻元凶而邊塵未息 大慶罩及受賞何嫌
若夫臨陣取勝兵家之常斬獲雖多邊臣之力閣
臣不過職運籌代言之事豈容忝竊耶況崇階峻
秩膺 殿閣之新班裕後光前侈鏹衣之大賚
恩隆難稱寵極思危若上貪天功下掠衆美辭受互
異先後不倫非惟事體未宜抑亦造物所忌是以
不避煩瀆之愆輒陳跼跡之悃伏望

皇上察臣等控辭非爲矯情恕臣等冒干非爲抗

旨特收 成命俾守舊守則賞無濫及咸稱 雨露

之無私分以義安更荷 乾坤之曲 矣臣等無
任懇切隕越之至奉

聖旨甘鎮奇捷朕甚嘉悅賴卿等殫忠運謀贊襄密
勿功當首叙茲特加恩示酬宜遵成命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

弭變修省疏

三月十一日謹

奏爲災異非常

聖心警惕謹仰承 德意條上

修省實政以回

天變事昨因 乾清宮火災異

常伏蒙

聖諭下頒引咎自責竊惟

聖主惓惓兢惕

一念斯固可感格

天心轉災爲祥

矣臣等更思

聖念真切如此凡願効忠靖獻者

孰不仰體虛懷圖竭涓滴而況股肱一體受

恩最深者其愛君憂國之切更當何如除祭告修省

等事已經禮部題請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亟行條款臣等謹遵

明旨僭擬開列于後皆係今日緊關政體者伏乞聖明速賜裁酌施行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下 詔罪已併 戒救百官查得嘉靖年間

三殿火災

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已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倣而行之又 累朝或遇災眚多 戒飭百官共圖修

弭臣等竊見今日朝臣奉公守法砥礪職業者固

多背公徇私怠廢偃蹇者不少以致政令失平傷
和致災良有由然似宜宣勅戒諭大小臣工令
其痛自省改益脩常憲共襄平明之治庶

上下交儆乃弭災首務也

一檢發章奏仰惟

皇上靜攝 玉體深處 法官臣等忝備密勿至經

年不得望見 清光一吐忠慙所恃以流通精神
祛撤壅蔽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本
章多 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曹空虛夫六

部分筦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
豈得安寧故一言又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知
幾何事一事處斷了則牽連累者不知幾何
人此乃拂鬱羣情悉召災之大者仰望

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
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務不至
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三款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一簡拔淹滯夫仁賢不信國且空虛忠直沉淪邦

其殄瘁邇年海內降謫罷廢官不下六七十員近
日兩月內逐黜降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
槩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
終棄至於屢奉 明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
竊觀自昔聖王記功宥過霜雪之後必有陽春當
今 主上明聖 朝廷有道之時豈忍一微罪小
青終身錮人臣等竊爲此事抑首摧心思欲伸救
技拭者蓋非一日矣惟望

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淹棄諸臣查其志行

力是希
卷之三
端潔懲創已久觸迂無心爲天下公論所惜者具
列等第請 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使
縉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至推沮拂鬱斯乃爲回天
心轉世道之一大機括也

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
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从未蒙 發出夫 國家

以分理政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
任同重非可曠闕昔人以大臣比之股肱以執憲
之職比之醫治股肱者良有汲見今官少事廢言

壅情沮醫國無人寧不召災切望

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攬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以上二款伏乞

勅下吏部施行

一慎刑守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

朝廷所守者 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 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囚犯據律定罪而

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

皇上懲奸鋤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可暫而不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

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爲準至於抄沒一事其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考翰妄扳累及平民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冤抑之氣上干

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洵懼重足屏息不違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望

聖明特詔問官勿許板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
仁心和氣轉嗟怨爲懽忻實弭災要務也以上一款
伏乞

勅下刑部施行

一 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疋器用
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
日多一日費之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
撫按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苦無
積儲小民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

皇上憐念公私兼匱之時約已恤民大施 恩惠將
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絨紬及江西燒造磁器
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
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 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
亦召和一端也以上一欵伏乞

勅下工部施行

右所開六條俱係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
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

聖明留神省覽卽 賜批發若泛引不切以煩瀆

聰聽或槩舉所難以強拂

聖心臣等義所不敢且容籌慮而嗣有請也臣等不
勝懇切仰望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請下行取疏

三月十二日謹

題昨該臣以陳情具疏辭免荷蒙

皇上特渙

溫綸遣官宣諭臣感

恩深重圖報無

錄除另本稱

謝外先是具疏時有吏部都察院

三臣左都御史衷貞吉左侍郎孫繼皋左副都御

史張養蒙各持疏揭以行取一事并以趣臣請

命念臣杜門乞歸何敢復與朝政但一念報

主之心無論去

國不休即使瞑目猶然不已豈敢

隱默以負 國家行取之疏未下則內而臺省之
缺既多外而知推之官又壅此則諸臣業已言之
何敢復贅伏思

皇上不發此疏者蓋因一時言官妄恣胸臆致激
聖怒

皇上故欲裁抑之耶臣請願

皇上一賜調停不妨再行而並舉之可也

皇上誠下其疏行取諸人到部先聽部中嚴加考覈
果心術端明議論持正則用之臺省以爲 明目

達聰之助若心術險詖議論徇私則置之別局以彰隨材器使之公無徇虛名無惑浮議夫考選既精則人品自正既選之後

皇上察其抒忠報國言事有裨於實政則俯納之以爲諸臣直言者之勸若其變易黑白罔上行私所奏無益於國事則互懲之以爲諸臣妄言者之戒是操縱予奪悉在

皇上既不廢官又不紊事紀綱已肅國是自定矣

皇上勵精圖治挽回天意一大機括誠在於此若

困近日之言官不合 上意將應行取之典格而
不行是因咽而廢食也彼 國家二百年建置臺
諫之臣而可廢之於一旦哉惟當責成於部院而
皇上操其權于上而已臣因部臣之請隨三臣具公
揭外復敢冒昧祈懇伏乞

皇上俯賜採納臣無任祈懇之至

災異自免

三月十一日謹

奏爲輔導不職上干天和致災示戒乞

賜罷斥以彰臣罪以回天意事臣聞大君者天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蓋天不能自運而託之君以代理君不能獨理而資之臣以代終故大君之舉動實上天之降監而大臣之輔治尤人君賴之以格天者也自古災祥禍福雖若天握其機實君臣咸亦有責焉謫見于天非獨君當修省而臣

曠瘼無狀彰彰較著矣古人謂宰相燮理陰陽意
正謂此今之閣臣卽古之相臣所謂寅亮天工也
臣荷蒙

皇上簡任待罪閣臣迄今五年又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循資爲首輔所以匡弼君德調
和元氣俾諸祥畢集災害不生者其職也乃今數
年以來四方水旱疊陳災變屢奏臣燮理之失職
已自愧于中久矣不意今日大火忽起延燒

乾清 坤寧二宮天宮乃 聖躬寢息之所大內深

嚴之地非回祿所易侵也一旦有此誠爲可懼

皇上省躬自責 發下 諭札謂朕不德所致仰見

皇上遇災而懼之心卽此一言可以轉回

天意矣然臣細思之輔弼近臣身居左右所以致此
天變非盡由

皇上之失德實臣奉職無效不能弼違補過所致
天不降罰於臣而徒示戒於

皇上不知戒

皇上者卽所以警臣也

皇上心切惕悟因變改圖而臣既不能亮工燮理又不能遇災知懼晏然尸素不惟負

皇上且負 昊天交儆君臣之意矣伏乞將臣顯賜
罷斥別擇賢者輔理以回 天意此實

皇上代天行罰臣曠官獲罪所自甘心者也況日者
以勞績蒙 賞負愧既深今若不以罪過受罰爲
譴滋大亦非所以弭災而消變也臣退之後更望
皇上早夜修省明沛 德音多施寬政將臣等所陳
六事次第舉行庶幾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則民心

悅而天意得轉災爲祥天休滋至

宗社無疆之福其機盡係于此矣爲此具疏控辭惶
恐待命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奉

聖旨朕遇災兢惕正賴卿交儆調燮舉行修省實政
共回天意豈可因此求去宜卽出供職以副眷倚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火災再請自免

三月十五日謹

奏爲再懇 天恩乞 賜罷免以謝災譴事臣昨
因異常火災具疏自劾奉

聖旨

云

欽此仰見

皇上修省之中益切 眷倚之念而臣之心益加悚
息不敢自寧自古大人感應理不容誣上下交修
義難自諉大臣者受恩旣深其責尤重者也和氣
臻則君德上應而臣亦有榮災膏見則君心弗寧

而臣亦有辱今茲 大內之災

皇上弗遑寧處因災知懼而臣匡救失職若不退休
以應 天譴臣之罪亦不可解矣竊惟變不虛生
感召有自

皇上初登 大寶兢兢業業勤政向學 朝講靡輟

敬 天法 祖郊廟必親憂民則步禱不辭從諫
則章疏屢下任賢圖治寬仁愛人善政縷縷不能
悉舉于時天災不見協氣嘉生上恬下熙家給人
足歲有豐登之兆民無愁怨之聲因夷欵服海內

晏如真太平京象千載一時由我

皇上勤勵法天以順氣成象感應之機彰彰明也夫何
邇年以來災必時有天鳴地震星變水旱邊烽不
靖外夷交訐遠近告災公私稱匱春秋二百餘年
火災僅書者十四近見京師二三年間萬法
殿火西華角門火北安門火歷代帝王廟火天未
悔禍火及近宮

聖母惶懼 宗廟震驚致我

皇上罪已自 儆戒之切

皇上何以有此臣自思惟實已待罪數年才劣年衰
責大力小上無陳善格心之功次無責難補過之
益以致

皇上喜怒或偏刑罰任意 天垂倣愛災生 禁近
實由臣輔弼多缺罪過滋彰誠既不足以感動又
不能以挽回憂憊徒切於中尸素無補于世若不
因災策免苟位取榮 天意難回臣罪益大仰負
委任俯愧生平物議愈滋災害並至不惟覲顏於當
時亦且取譏于後世伏望

皇上憫臣衰朽 賜臣罷斥別託賢佐共濟時艱
災爲祥及時興治尤望

皇上體天心之仁愛念創業之艱難

社稷籍以靈長民生賴以甦息朝乾夕惕以圖治理
臨朝御講俾臣工面奏得輸其忠效

天享 廟俾神靈監佑得有所託

兩宮省視之必謹 皇子冠婚之必時筆楚不妄施
於近習籍沒不濫及於無辜慎刑獄以惜民命復
言官以惜人才輕財利以全大體納諫諍以示虛

懷恤邊軍之勞苦罷各省之織造惠畿甸之窮民
寬被災之賑貸 勅諭各部查例修省事宜上

請裁酌專行弭災實政無務虛文天下將頌

皇上之神聖銳意中興臣工共圖職業之交修不敢
曠怠太平立致瑞氣駢臻四夷望風萬民向化澤
流寰宇光耀史冊不過

皇上推轉移之機耳臣至愚極陋一念朴忠不識忌
諱亦以受 恩太深進既不能稱職退故不惜盡
言願

皇上罷臣之身而行其言則生有榮施沒且無愧矣
爲此自劾上

請不勝惶悚激切之至奉

聖旨災變修省卿爲首輔正當殫慮匡贊舉行實政
豈可再疏求去自圖便安宜卽出辦事以慰惓惓
不允辭吏部知道

請緩織造

三月二十日謹

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發下工部奏爲停減織造燒造一本令臣等擬

旨竊照織造一事連年加增數多所用銀至三百餘萬若欲派之民間則今蘇松屢遭水荒陝西切被虜患萬萬無加派之理若欲令該部措處則今河工未完乾清大工又將興造方憂錢糧缺乏將何措辦臣等再四酌量亦不敢仰望盡免但乞

皇上俯從該部所請令其議處或量減分數或稍寬限期庶足以慰人心答

天變其燒造一事亦乞一併酌議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謹僭擬 票帖一道上

請伏乞

聖裁施行

再疏乞休

四月十六日謹

奏爲自省衰殘不堪輔佐力懇

天恩俯賜辭免以明止足以遂生還事人臣年至七十當致政今臣年七十有三矣三年之內或因人言或因自請求罷之疏前後凡十幾上俱蒙

慰留今又四上疏矣仰荷 溫綸不允所辭仍遣鴻臚寺官宣諭入閣臣感激至於泣下豈不知

君恩之深重 君命之當遵哉但臣早夜以思既不

得去自當勉強鞭策以圖報塞豈知老病侵尋年
復一年日甚一日心血已耗性多遺忘精力又衰
體加孱弱覽揭則目病於昏瞶入朝且步倦於趨
踰秉燭之光漸微懸車之期又邁進無裨於心膂
退常切於首丘漏已鳴鍾形將槁木若更遲回不
去恐終待盡他鄉雖犬馬微誠未忘報效而桑榆
暮景何補涓埃沉萬幾至繁數載待罪已無短長
之效又懷尸素之慚賢路豈容以再妨中書不可
以伴食

皇上大有爲之資而臣仰望 清光竟無嘉猷以人

告

皇上當中興之運而臣自甘衰朽何能以道而事

君 天變臣不能回民隱臣不能恤吏治未清遺賢
未起吏部之事也而臣不能以遠其責饑饉荐臻
財賦稱匱戶部之事也而臣不能逃其咎以至大
禮未盡舉行邊郵數稱不靖冤獄青災之未赦工
作織造之繁興雖有各部司其事而臣實與有罪
焉上無以格 君心下無以表百僚內無以肅頹

綱外無以振薄俗以致人心日險政事日弛議論
日煩成功日少國是已漸非矣有臣如此而焉用
彼相爲哉臣責重力輕心長髮短在位一日則曠
職一日徒憎多口忝辱冠裳有乖國體臣去亦晚
矣伏望

皇上憐臣來日之已短憫臣筋力之難支放歸田里
以終餘年則生當歌詠汝益嘖結矣臣無任感

恩懇祈之至奉

聖旨朕前已諭卿卽出如何又具疏懇歸卿爲元臣

原缺

送啓開比舊委屬繁瑣不得不添取常該以便責
成故人數稍增勞均一體其丁憂告病中書李尚
珎等及當該官吏孫一華等俟服闋之日另行題
叙外謹坐名

上請乞

勅吏部查照施行未敢擅便謹